



冒言序

昔漢武開鹽鐵之利所徵賢良
文學以爲不可乃使桑弘羊與
辯折于庭于是有鹽鐵論當
神宗之末累安席休一旦有東



虞非若建元元封間兵膠結不解有司輟慮匱乏于是戊午主留都文衡者以裕餉佐國策諸生余時在對中條畫垂萬言長跼告京兆求夾行書京兆不可

乃裁削窘鬱而罷是冬搜括借勸之

詔日下竊不勝憤痛乃于雪窓忍凍陳畫十八事每篇成好事者輒爲傳入長安達官之家幾

于戶置一本既成名之曰冒言
以大夫之事而位卑者言之罪
也文學宜言先王之道敦本抑
末而輒論利害濬便宜罪也冒
天下之罪而言之而其利益亦

足以冒天下蓋不加賦而用自
足儒者以爲桑弘羊欺武帝之
言然究竟武帝黷武數十載未
嘗加賦南畝故輪臺一詔社稷
宴然末世救貧必先于農加額

不止至於借支借支而民不叛
未之有也故以一身冒天下之
罪而利益冒於天下則仁者所
必爲也今其書已垂十年矣當
事過採其言所以佐國用者頗

有效然行者不盡言者之意或
反以害言者之心故加賦不能
罷而且益之今歲更議借支矣
故知一言也出於大夫則必用
用而天下受其利出於文學則

不用卽用而天下亦不得全受
其利至不得全受其利則空冒
天下之罪而并無以謝後世故
書成于戊午冬再刻於丁卯夏
申敘其本末以告之來者

石民茅元儀止生氏題



胃言

卷一

東海書生茅元儀止生著

自中古以來治平少而戰爭多戰爭之日久則
餽餉愈不繼而勢大疆增其聚兵也愈衆以愈
不繼之餉而供愈衆之兵故民散於野民散於
野故耕者寡而粟不生粟不生則其爲餉也始
絕故首亂者資糧於所聚漢高李密之所以據
敖倉也終亂者資糧於所生魏武之所以屯許

下也未有倡大事守大基而不先務於足食者
倡大事而不先足食此黃巢之舂人爲資糧行
天下而終以盜死也守大基而不知足食此唐
之後裔衣珠玉而死者累累也今天下無合聚
之粟足以活百萬之衆而有合聚之財足以生
姦雄之心財者緩急不足以自救而徒使天下
之貪子女玉帛者思以是爲餌今遼事方興兵
益至二十萬餉歲度至八百餘萬始也粟猶足

以生人而財不足以生粟今財益誦而粟益不
繼粟不繼是自敝之道也而度遼之地不能驟
益食二十萬之衆則其勢必取之餽餽非財則
不繼餽無法則亦徒費費不可已而度支措費
之道以入孔之大者阻之小小則不足以聚而
反以塞其源以入孔之小者濬之暴暴則不足
以生而反以啓其亂甚至以堂堂之天子而
教吏以貪全盛之天下而搜乞如丐是爲臣子

者之所疾首痛心而不敢不言者也軍之資不特粟藁也而粟藁爲本請言屯種屯種者其爲力易其爲利溥然不可以猝求也請言餽餉今議牛議車所費累百餘萬而水運不與焉是以一鍾致一石也故有簡易之法可寬民力兼可足民財不可不講也大軍興百費具事猶不可知內帑不復出且出而亦有盡之流也民力憊矣而天地自然之利 國家廢弛之法豈無修

之而可以裕國者乎儒者曰不取於民而用自足桑弘羊欺武帝之言此言似是而非也昔有以年饑大興佛事廣爲營造民以不殍者夫損有餘天之道也然使以官府之威令脇之以分賑則其事必苦而其力必不合此小可以喻大也况奸宄之徒犯 國家之明憲今以塞其弊并以安其人較之取輸租之小民斷有異也况甚有下受其益 國受其利行之百世而無弊

者乎其安可不講也。然濬其源不如節其流。今
國家濫觴之事不可枚舉而徒日夜憂貧何
異膏粱子弟不知生產。豪奴寵婢恣擅奢靡而
獨攢眉蹙額日事借乞乎。是更不可不講也。雖
然講者爲難而行者更難。講者曰吾儒者也而
甘爲聚斂之臣將以毀名將以賈怨夫怨蓋臣
之所不避也。特不能忘者名耳夫苟果浚民肥
上聚財禍國而以逢君土木齋禱淫蠱瀆武之

惡則誠不可使必欲避其名而坐視國貧始以
庚癸之呼終以內潰之禍坐見胡虜長驅宗
社腥羶亦何顏施眉橫襟而稱儒者乎。然苟一
人焉冒焉而言之非有轉石之難也。獨自重臣
賈禍國法凌夷日漸一日垂四十載今以天
子之明詔反不如一丞尉之願指而何以束吏
姦攝民志此君相之所宜加意而爲臣子者
之所終疾首痛心而不敢言者也。

屯遼

人運

錢法

屯田

鹽法

稅契

度牒

權茶

權酒

市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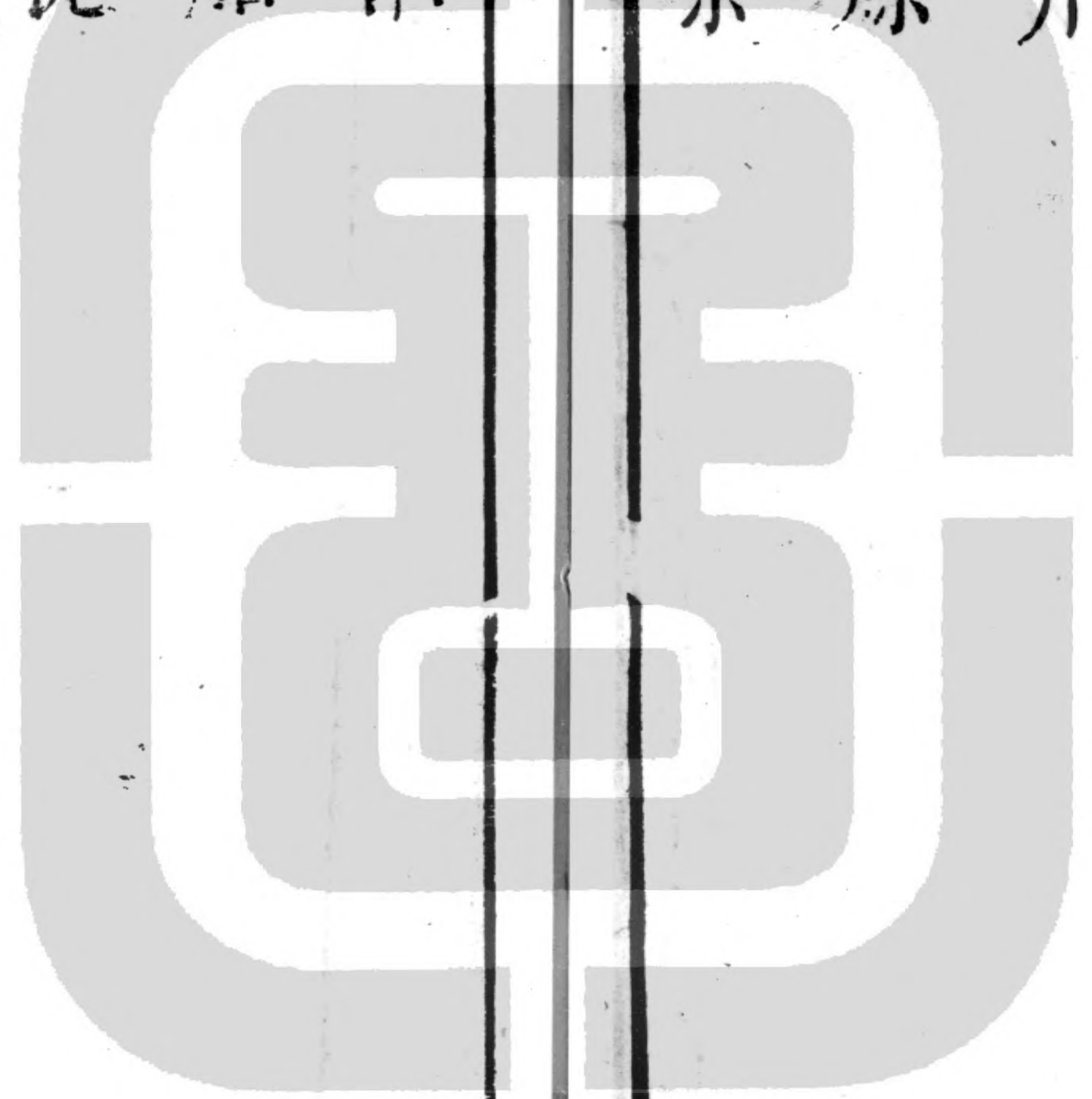
肆稅

盧洲

內供

宗祿

驛遞



屯遼

遼故有屯田二萬九千二百餘頃額糧二十五萬三千二百餘石是每頃得糧八石餘也 國家之制屯糧輕重不等而大率地或一頃或五十畝爲一分每分除正糧十二石外復收餘糧十二石今遼之獨寡者以其原額屯田一萬二千三百八十餘頃今田增而賦不加耳則是本以五十畝爲一分也今愚以救變與御常異以

法計之今遼之屯卒額應將三萬人當驅之任城守餽運之事以其田別募民屯之昔鄧艾屯淮南北以四萬人之耕而歲得粟五百萬斛是每畝納糧一石二斗卽宋官田之意也以遼之膏腴幸歲之不災亦可得此則是將三萬頃之地而可得糧三百五十餘萬也縱不可得得其半亦近二百萬二百萬之粟可以飽二十萬之士量稅其芻可以飽十萬之馬又何待轉餽乎

苟曰開鐵之失地多豈遼廣之拋荒不足以補之其屯士之改他役者不出二十萬之額不憂無食也或曰稅得無太重歟吁是何不思之深也每頃六十石較之正餘糧二十四石僅倍而復半也較之五十畝爲一分者僅五增其一也民得不應得之田而納此其豈曰酷往李中丞植屯新闢之田而所得尚浮况久熟者乎量其餘粒猶可收糴以備他需夫以千餘里之幅員

而募三萬家之耕寧無應者民耕以養軍軍與民並利故曰其力易其利溥

人運

人運之法自古有之見於史冊則始於元人董搏霄然欲以搏霄之法行之今日則必不得之數也搏霄議海寧之運其爲士寡其爲道近以軍運軍足所需而止今東寧一道法未畫一姑以經略所言二道言之遼海約爲里二百四十海蓋約爲里二百一十經略議一歲之費爲米豆一百十二萬石而其費至五十八萬八千七

百五十兩若車之敝牛之倒易袋之弊俱未及也如此則莫如議人運博霄之法每里置三十六人人分十步日行五百回則是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也匹夫之力其最下者亦可倍之博霄之法袋爲米四斗則是計其重不過五十斤也匹夫之力其最下者亦可倍之則每里置一百八十人而日可運四千石矣計二百八十日而可運足一百十二萬石之額人給米

二升使其半自膳半膳家則每里日費米三石六斗四百五十里日費米一千六百二十石積二百八十日費米四十五萬三千六百石而足矣遼之人必食遼之粟今官發四十五萬餘則民間餘四十五萬餘也增四十五萬餘之糧則價必平以之收糴不必三十萬金車牛一無所用唯布袋不可已約計四百五十里日行五十里不過八程倒換之間復加一倍如經略之

估不過八千金較之用十五萬者其省亦半且封識堅固及庾而卸可以免易袋之弊寬鑿一帶車不能行議用馬馱爲費更大人則不必馬矣但說者疑人不足耳不知運車夫已議三萬人而刈草餵牛公私雜役不與焉今以兩道之廣所役僅八萬一千人分朋設食三人可以供一里則雜役不過千餘人何憂不給哉經略之議車夫日給銀三分每歲止運八月其餘四月

間於其間亮豈能舍而他業則是每歲得銀七兩二錢也今斗米值一錢七分則是得米四石二斗三升也何如以二百八十日之運實得米五石六斗乎愚知遼民之樂從也况人異車牛可以更班可以代替寒暑無間所阻者大雨雪耳歲不過三十日則多五十日之運可以得二十萬石以備增兵之需若夫芻亦可準也每束十五斤人可運七束置人如運米豆者之數則

爲日二百二十七日可以運足八百萬束之額
其爲費不過三十六萬七千五百四十石較之
經略所估五十三萬七千九百兩相去不啻一
倍人不足則寬其日人有餘則促其期費均不
加也况省五萬八千之牛即可餵五萬八千之
馬今遼左之養馬計不過五萬何憂採辦之不
足卽擔運之費猶可減也大約財可頓益而粟
不能驟增祇以其地之粟食其地之人轉移之

間粟不窘而費自足無車敝牛倒之虞無內地
收辦之擾夫享餘粒市得價平外漸增其積粟
內漸減其採草故曰可以寬民力足民財

錢法

國初禁金銀不得交易百文以上用鈔百文以下用錢法至善也自污吏不便于行鈔故鈔法日廢而民間有換易之苦水火之苦故亦不甚便而收課者漸改鈔而爲銀收者爲銀則用者愈阻遂以一貫之鈔法值銀一兩者而僅折銀三二釐不等商課日虧官祿日薄而祖宗之良法盡矣夫金銀者產于地人得而私之鈔者

製于官唯上得而增損之以天下之主筦天下之命道至順也然大寶不可以獨擅重利不可以獨居故以國初之法令而終不能得之於天下故可知也然唐宋之際天下多事甚于本朝而猶不至甚貧者以行錢法耳銅之產多於金銀而錢之法上猶得筦其權權在則利存焉今錢法非不行而行錢之地天下十不及二私錢之廣百倍于官官非不知鼓鑄之利而苦

於銅之不繼不知銅之匱一匱于器飾再匱于私鑄耳今縣官雖議加鑄而涓滴不足濟愚以舉一政而可措天下於富者錢法是也今言加鑄者莫利于南中試以南中之法準之每爐七人盡七人一日之力可得錢萬文每千錢爲銅九斤斤價八分共爲價七兩二錢人給工銀五分爐給炭價二錢共費七兩七錢五分而可得錢萬文如國初之制每千文值銀一兩則是

一爐之鑄日得利二兩二錢五分也如國初之制每布政司各開寶源局大約兩都之局可置千爐藩司之局截補之間不減五百則是舉天下之大而可共得一萬三千五百爐也每爐歲鑄百日即可得錢一千三百五十萬緡度其餘利值銀三百三萬八千五百兩宋時二十六監永通一監歲鑄八十萬緡他可知矣銅之值不等以南之賤補北之貴召商責辦所去不遠

苟非官商而擅易銅者殺無赦銅非一種俱可兼鑄故唐宋之制禁不得他用至王安石鑄鐵錢弛其禁而錢法遂壞今當修復此法命見用器飾自鏡金樂器古代鼎彝外俱勒上之於官每淨銅一斤給錢一百二十文有故匿者沒其家以半賞告者所收之銅加之鉛藥所費尚不及八分而民間除鏡金樂器聽錢局帶造市易餘以錫鐵代之無所不便品官之應用銅者亦

量爲改易銅屋銅像更屬不經先銷之以爲民
望有私鑄者朝報夕誅沒家賞告亦如匿銅其
錢之式如丘文莊之議改而爲篆尤可一新耳
目其錢之名當改爲大明通寶使萬世行之而
無新舊之阻天下舊錢使上之於官古錢計如
銅之價私錢銷淨銅而計之 本朝之錢以十
易五萬曆之錢以十易八京師錢貴之地稍爲
通融則改銷之間亦不加費收徵之法盡棄銀

不用民不得不易錢以應上則民間交易不必
盡禁金銀而錢自不得不行錢行之後漸加國
初鑄當三當五當十者以便齎發一以銅之輕
重準當之多寡而工價猶可稍省焉此法一立
則有司不得加火耗貪吏不得恣滿載猾胥巨
寇俱難爲奸成色不分三尺難欺一舉百利莫
此爲甚惟轉運之間稍須人力然費小利大古
行之而無害昔宋末兵興歲加民錢七千二百

萬緡苟求七千二百萬之銀則今京庫十八年
之供也雖峻血敲髓何以得之唐宋所以不貧
之故可以得矣故曰舉一政而可措天下於富
者此也

胃言

卷二

東海書生茅元儀止生著

屯田

養軍而不困民法莫善于屯田 國家原額屯
田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九頃餘今所存六
十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七頃餘然增損不一在
南京衛所南北直隸浙江湖廣福建山西河南
廣東廣西山西萬全陝西雲南遼東則有加於

昔昔爲額二十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四今爲額
五十九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共增三十八萬二
千四十四唯在京衛所江西四川貴州則損失
舊額舊爲六十八萬八百四十五今爲六萬三
千二百四十二共失去六十一萬七千五百九
十七內四川失六十一萬七百四十一其最多
者矣昔之養軍自京衛而外共一百七十一萬
四千二百八十二今之養軍爲一百二十九萬

九千一百九十四昔之屯糧不可考今之屯糧
爲四百三十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五石爲銀九
萬三千六百十兩除京衛外尚有糧四百十五
萬五千七百四十八石爲銀六萬一千五百五
十三兩京衛之軍向亡其籍考之先臣奏議大
約爲四十餘萬南衛之軍亦不可考大約遷鼎
以後爲額一十二萬而京衛屯田舊額不過六
千三百三十八頃南衛屯田舊額不過九千三

百六十八頃卽如舊制每分五十畝收正餘糧
二十四石則京衛亦不過三十萬四千二百二
十四石必不能供四十餘萬之衆卽南衛之四
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四石亦不足供十二萬
之衆其取給於饋運也明矣若夫外衛則不然
雖曰爲分不等或百畝或七八十畝然以南衛
之法准之每分爲一由每由田實量嘗有十八
十畝至寡者亦爲六十五畝則所寬卽寬於分

之內而非分有差等也故會典三十五年始定
科額每分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石科額定則
糧可准矣屯之衆雖曰三七四六二八不等而
大約爲三七是以三人耕供七人之食也耕者
授粟多故得十二石守者授粟寡分得五石一
斗四升然此數似不足以養且嘗總計之外衛
昔田八十七萬七千八十三頃應得一百七十
五萬四千一百六十六人耕也盡驅其軍爲屯

軍亦不可遍况三七乎蓋以四川之屯田爲六十五萬九千五百四十五頃而軍額不過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二必不能人耕四十五頃之地今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法不可考姑置此全蜀則昔額止二十一萬七千五百三十八頃度其糧尚有一千四十四萬二千八百十四石除正糧外尚有五百二十二萬一千四百十二石軍除三分屯種外尚當有一百二十萬人亦非每

人四石三斗餘之所能供也然國初之時不聞有轉運之粟以養軍則所以待軍之法通縮之故俱可想也今折米之銀大約每石三錢則今之額減昔之額度不過九十萬今之軍視昔百二十萬之額加不過將十萬昔何以不加派而自足今何以西北歲益年例四百萬東南歲有募兵之餉派民徵商借鹽種種措辦而不給竊嘗思之非法之弊而行法者之弊也屯法之

壞一壞于餘糧之免半洪熙行寬大之政命免
餘糧六石是捐其半也是時大臣違道干譽不
能爲經遠之計夫舉天下之軍藉食於屯一旦
失其半何以足軍國之需再壞于正糧之免盤
宣德十年始下此令正統二年率土行之不知
正糧納官以時給之可以免貧軍之花費可以
平四時之市價可以操予奪之大柄今免其交
盤則正糧爲應得之物屯產亦遂爲固有之私

典賣迭出頑鈍叢生不可收拾端在于此今屯
糧日虧徵發日甚不取之此必取之彼易欺者
民則倍徵而不以爲苛難制者軍遂棄置而不
敢問非法之平也况取者已竭亦將爲不可誰
何之人兼軍受其貧而豪右獨專其利乎歷朝
以來皆知修屯法之善卒未有能舉之者徒以
疆界難清豪強難抑徵催難整耳愚以清疆界
莫如嚴丈量丈量則寸壤不可隱故相以丈量

犯江南巨室之怒然國受其利此左驗也抑豪強莫如撫貧弱奪不應得者與應得之人則衆心得而禍不可煽矣整催徵莫如調屯官今各督其衛恃爲固有必一以軍政之法分調賢能等其繁簡一有不稱置之重典則人人凜凜不敢刁恣矣然後復正餘糧二十四石之額復上倉交盤之制卽以今田等之量其入可得粟三千一十萬五千四百五十六石除正糧以食其

十之三尚可餘糧一千五百五萬二千七百二十八石今京軍額不過十二萬南京軍額不滿四萬盡補天下失伍之額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除屯軍外不過九十八萬餘用其粟大半足以養矣截長補短盡取給於此更不煩轉輸之勞而歲有兩歲之支苟足九年之蓄則繕險治器皆可取給更以其餘設預備之倉補饑荒之缺軍有餘食民無暴取野無棄土國有積儲雖

井田復興內政復作不能過也但經理之時向
拋荒者未免有牛種開濬之費在邊外者未免
有築堡防禦之勞然築堡卽所以修邊開濬乃
所以永利牛種之費止在一時苟兼行錢法取
之裕如不足煩 當宁之慮也若夫齊魯宋衛
秦晉燕趙之墟古之膏腴今爲瘠鄉民惰土荒
以至于此因而開濬教導使如江南無三尺之
墮農無尺寸之棄地不過五年可使富足此愚

所囁嚅而未敢深言者也

鹽法

今天下之費仰給于鹽者踰百三十萬而其法則敝壞極矣淮鹽近設綱法課得無匱然救本之論不存焉愚按劉晏理鹽始于四十餘萬終於六百餘萬其意培益戶口爲主故數年之間而頓益至此法日密而戶亦日廣也今鹽課雖益于國國初然益于課而不益于引卽引有餘鹽亦增不及再倍而岌岌乎憂引之不盡行豈

戶口猶復如故耶今藉上之故額雖不增爲民間之損益可槩見試以一家計之昔爲口幾何今爲口幾何卽以十家之盈縮通計之昔爲口幾何今爲口幾何恐百倍不止也夷吾之料鹽也諸君吾子各有成數昔之口不能兼今之食今之口不能分昔之食所易見也而課不加增豈有他故哉唯私鹽爲之蠹耳今天下之鹽淮居其半浙次之按天下戶口之衆流寓之廣財

賦之自出孰有過於浙之杭嘉湖寧紹南畿之蘇松常鎮應天淮揚者然此十二郡者無一人食官鹽官鹽之引借銷於他處縱多方強之百不居一使驅此十二郡之戶盡食官鹽其所增引當不啻數倍况私鹽所行之地不特此乎然最難絕者私鹽絕私鹽之法莫善於國初莫不善於今日今江北之鹽困載至江南利卽四五倍而欲恃區區整飭之道游徼之卒而懲一

警百必不能也。國初量丁取鹽每四百斤官
付工本米一石苟有餘鹽官復每二百斤給米
一石收倉貯候官買官賣有私相交易者罪絞
不赦後官不給本聽商自爲買聽商自爲買而
復禁其私易法不能也歲出餘鹽官不爲收而
使其坐視厚利而饑死又不能也故寬其罪爲
納贖納贖則法不行而禁無及矣今議者爲私
鹽之不可絕者三一日巡禁之難密二曰鹽徒

之難處三曰工本之難辦愚以爲皆不然也夫
塞水者塞其源撲火者撲其發欲巡禁於江海
之際則難欲綜檢於產鹽之地則易今苟嚴爲
科條設官於鹽場禁其私相貿易則鹽無闌出
縱欲私販亦無從也昔劉晏設官止設於產鹽
之地而不設於行鹽之地卽此意耳鹽徒產於
海濱恃爲常業然亦法令不行轉相效尤故日
滋一日今江海巡禁稍嚴此輩卽惴惴而恐苟

有安身之策豈必爲此而快彼生長潮汐之間
熟於水閩之法募爲水兵天下莫敵今若得其
要領選其精銳授以沙船益以火器御以能將
使爲江海銳師此輩旣有所歸則後起者必寡
法令旣密前無厚利後有嚴誅自安田里不復
獷悍矣今商人買引之外仍費買鹽之本今官
自買賣則發商之時仍不失價不過轉移之間
耳但商人已困使之先納買本法必不行且納

亦不廣不足以盡收餘鹽唯能行錢法則商人
買引勢所必需卽就運司鼓鑄收其餘利足爲
資本竈戶有鹽不過求售今酌場定價使不減
私販之利豈肯冒必死之禍而爲無益之事哉
私鹽不行則官鹽自廣然後加設引目縱至十
倍豈憂壅積然後漸復開中之法兼行納價之
規度天下之利尚不止千萬豈慮此區區故額
哉至於清理竈戶草場查還行鹽故地亦祖

宗之舊制而修復之善法但竈戶昔貧而今富頗有餘鹽私販非無柴草失煎行鹽之地此盈則彼縮使得各絕私鹽不患虧於舊額但行鹽之地價不可不定江廣之間日爭毫釐不知小民所食有限如會典食鹽之料不過月食鹽一斤斤增二釐歲費不及三分至於巨室食指累百計其所費亦復幾何故稍昂則無損于民稍虧則商人立困是安可不權其輕重哉

稅契

有契必稅國之典也且百而取三政不爲虐可以杜紛爭可以清詭寄立法之意非特足國而已也今日就廢弛民間契書十無一稅卽有稅者亦爲邑令侵欺百不解一近議改用府尾亦無間遠今欲清此弊必選戶部司屬巡行天下明告中外有不稅之契原主能告者卽以給之被他人或親屬告者半入官半賞告其旣稅之

後有敢告回贖加價者如所告之數而罰之官
爲理者寘之重典其有僞契告稅者全家遠戍
其產如不告稅者挨戶逐里編爲書冊總其家
之契計其價之多寡註爲一戶應納之數旣納
之後每契尾以使者印鈐之仍備列細數造二
冊報部部降一單仍細列其契目印鈐付照其
已稅者仍稅其三分之一並列單內以示整齊其
冊一留部一頒各邑懸示鄉市有鈐尾而不造

入冊者許人告沒其全家之產以賞之使者罰
無赦有司不以聞者罪如之如此則事不勞而
弊不生自此之後限交易十日卽告縣納價歲
終報部降單懸示賞罰一如茲法則利入于官
而權統于上不肖之吏無以滋其弊刁頑之民
無以容其奸尤必法行自貴品官宗室有抗阻
者沒產之外加以重刑則曉下所得不下百萬
而歲入亦不下數十萬取于民而不擾孰有甚

於此哉

度牒

國制僧道無度牒者問罪還俗此自有釋老以來未有或廢者也故崇奉釋老之時有歲度至十數萬者未有不度而自爲外教之民宋時度僧費重故張循王之招義兵以能招五十人者給一度牒則其值可知本朝不過納銀四兩而已而有司因循莫或稽核今合計天下之僧道有度牒者百無其一今當特命使臣齎度牒

通至郡邑嚴爲清審免其半價以常住者屬之
僧道錄司行脚者屬之叢林主爲之令曰有踰
月不上納者謫戍遼左如此則能辦者必不敢
緩不能辦者亦必有爲檀度之人苟有終不奉
令者使之還俗可以省遊食之民可以補戍伍
之缺仍嚴行關隘市肆叢林有無度牒之僧道
至而不首者坐以死其有蓄髮而稱行者亦必
得行者之牒其價與僧等則姦無所容而法可
必行矣或慮其囂亂不知費不加而事易辦寧
蹈不測且各有主者責有所歸豈至紛紜特或
以因果之說惑衆耳不知歷代崇奉者尚不廢
此法况 本朝禁例森然而任其明犯乎能舉
此無論半歲之中可以得數百萬之餉而修法
明政亦王道之大也

權茶

國家權川陝之茶所以易馬權南畿之茶所以專山澤之利而浙江河南廣西雲貴不足當南畿十之一也國初之制川陝上引六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給引買茶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陝茶今課五萬餘斤川茶昔課百萬斤使金牌之法不廢折色之說不行則上馬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

十斤大約二百四十斤可以得三馬歲所得馬
萬餘匹私茶不行不得不仰給於我馬之不如
式者我可以拒而制其命茶收如制亦無濫惡
以生戎心度其歲出何啻數十倍一准南方
國初之制每引百斤納錢千文每由六十斤納
錢六百文其所入何限卽如南畿額課六十八
萬二千四百九十四兩也 國初納錢利仍不
失後使納鈔鈔廢則坐失六十八萬之利矣今

名存實費 國家竟不得分毫之用販賣自由
不知官私之制使 國家已行之法坐視而不
知修復徒欲開利孔峻民膏可悲也今以茶價
准之每斤貴者一錢賤者三四分在貴者不過
十而取一在賤者加一于民而亦不至病故制
法之善在于不辨粗細但秤斤數今按楊文貞
茶法論謂南畿之應天常州池州徽州浙江之
杭州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之南昌饒州南

康九江吉安湖廣之武昌寶慶長沙荊州四川
之成都保慶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
茶之地今若嚴爲修復私茶之法一如私鹽更
於始事之時量推 聖祖戮歐駙馬之意重加
懲沒使必納課而後給引出量分其地每省直
特命能臣一人專督其事度其歲入豈止數百
萬夫茶者人所必需必需則上得制其權茶者
又人所寡需寡需則量增其價而不爲虐 國
初之禁止嚴於南直故南直之課遂至六十餘
萬其實他省所出亦不爲少且承平日久種植
日多今再於產茶之地特立監禁之官更行天
下重懸私茶之賞則商販之徒不損于已而可
免於不測之禍孰不樂從哉

以於不賦之酒不樂飲焉

不重懲以茶之費以商賈之身不勝平已而可

日多今再以此酒之賦禁之官更許天

萬其實賦消而亦不為之生平日及蘇蘇

際之禁也魏武中亦為前山之精遂至六十餘

胃言 卷三

東海書生茅元儀止生著

權酒

漢建元以來無不權酒者宋至以京朝官監之

其法弛於本朝意甚善也然度古者取利之

道國家已講求無遺近且議及南畝增而復增

顧獨置此使能盡捐利藪以惠元元則建元弊

政誠不宜講今既不可已而苛求於力作之小

人則不如復榷酒之制酒之利大約可以倍倍
之利上不欲下專之示民有節也且秫多害農
先王以爲干天和今釀酒無禁民得廣造家有
五斛之收傾三之一以事釀官庫不設私坊自
多京口洞庭之商賈獨專其利行天下幾半兼
之村肆濁醪遍布鄉里小民易沽往往致醉損
穀害農教酤啓闔莫此爲甚今宜一準宋法量
縣之大小置庫之多寡隨其地之所宜以爲釀

造分別高下數等以便貧富交易大坊小肆各
販自官給以引照有私釀者罰無赦有假公引
而益以私釀者罰無赦且沒其家以賞告者昔
簡雍以淫具一言解先主釀具之罰世傳其語
然止可爲一時諷諫耳今必禁絕釀具使上之
于官庫官給其值官庫足則焚燬之有告者必
以釀具爲左証猶私鑄之有鑪也麴蘖造之于
官庫私造者論如私釀告之賞如之凡爲禁者

必禁其源源清而流自止量給鑄錢餘利以爲
官庫之本特設官以監之度一歲所入不下數
百萬宋皇祐間歲課至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
萬六千餘貫其左驗也又可以省秣節飲益儲
教敦但處置之始須得宜耳是在行法者而非
法之所能該也

市舶

宋時歲幣百餘萬取之市舶而足 本朝設三
市舶司而不稅今且裁其一矣閩廣之間量抽
兵餉然入於吏者百入於國者一浙直之間明
禁通番而暗多出洋構亂興非具由於此大約
中國之所需於外夷者勢不可缺外夷所給於
中國者亦情不能已今禁之嚴則相率而入寇
弛其禁則闌出禁物而莫可窮究且廣之南海

閩之海澄每船出洋吏得其常例數百金回船之日唯恣其所取何不一課以常法量船之大小使納二三百金以至千金又量其貨之價值如鈔關之稅而稅之及其回船分其十之二以資官蓋通番之利不重則人不往太重則人競往濱海之民既專其利四方不逞之徒又從而慕之故稅其出稅其入而不爲苛船戶之稅卽鈔關量頭之意番中分利船戶獨得其半故其

稅宜重又於浙之定海笮浦南直之劉河海門增設一官一如閩廣之制但各官俱宜選才而清者加之崇啣重其事權不可復如提舉之例再設一重望大臣總其事使血脉皆通不容互隱則不唯歲入百萬可以資軍國而私販不容姦人莫逞肅清海甸不外此也

肆稅

古人稅什一所以抑末也今行商有稅而坐商無稅是教天下以逐末不盡驅農爲賈不止也况取於農者有加無已而坐商獨不問稅以典當鋪行供有司之誅求勢不能重取故特寬以自肥非法之正也今宜通行天下除窮鄉小店徒步攬販不稅外其有開張鋪面坐地致利者大自典鋪布行下至零易屠沽較量其本每三

十歲稅其一苟有低昂不公或市恩而不徇公
家之急或苛求而以歛百姓之怨者皆以重典
殉之敢紛擾呶說以抗上者罪亦如之士宦之
家既取利於民槩不從優免稅此之外苟有復
立鋪行名色責之供辦勒以官價者亦從重典
如此則商賈樂輸而歲入不下數百萬近有勸
借質庫之說此末世弊政所得不多而爲毒滋
甚且百賈之中獨稅其一必有不均之歎可以
濟一時而不以爲苛可以爲常額而不以爲酷
無便於此者也

蘆洲

近建議者欲清南京太僕寺所隸草場地六十萬頃命各出佃價一兩使此法能行則可得銀六千萬利莫大焉然而不能也自馬草均派于田畝民間已忘其事故江北尚有名目而其田本賤值不過數錢豈能頓增一兩江南田貴易增而竟莫可辨析苟欲徵其價必至于灘派此教之亂也愚以爲蘆洲一項可以此意行之今

沿江一帶田之利微洲之利重故洲必歸于豪
勢兩豪相爭累年不止且甚至逞戈結營白日
殺人而官不敢問祇以不煩佃價辦課輕微而
影射易滋故不惜身命而爭之耳今得爲之令
曰某處某洲若干畝聽每畝納價若干不論業
主地戶能納者聽旣納之後永爲世業舊業主
不得爭民縱出佃價其利尚浮于田必爭先而
納舊業主家能辦者唯恐失其利亦必競納不

煩催督而可以得無限之貲原其本始皆由白
佃未爲奪其所有旣納之後永無相爭之端續
有新增亦必遵此不得以水影微課先佃爲辭
利減事平爭端少息亦致治之權也計蘆政分
司所轄見爲畝三百三萬三千九百二十四如
往年小試于如臯等處每畝納四五錢不等民
無不樂從則分等量入亦不下百六七十萬可
坐而致也若能命一幹臣嚴爲丈量度其隱蔽

不啻一倍上而川蜀亦可做行數百萬之利在
一使者得人耳事集民樂又何患焉

冒言 卷四

內供

東海書生茅元儀止生著

按會計錄天下之所入爲一千四百六十一萬
而入于內府者爲六百餘萬其爲金花籽粒銀
不過一百二三十萬而絲綿絹疋蜡茶顏料則
將五百萬頃餉臣請改折一歲而陛下不許
豈以內供不可缺哉然在朝之士未有爲

陛下言其故者。陛下安得而知之。愚竊痛焉。今陛下有黷貨之名而礦稅既罷以來實未嘗橫取于外不過損抑內豎使以孝順名日日竭其貲苟不能承。旨則加以嚴刑或有亡故藉其所積耳然而內帑之充物已亘古所無矣夫內豎自刑入宮豈有私財自東廠之外不得與聞外事豈能兩粟生金以供上之取哉不過刻削內供甚至陰爲盜賣恣其奉養之娛足其

子弟之業以其餘應上耳夫好利者取之于外求之于人未聞以所有之物聽其恣盜又從而取之徒以聚衆怨失令名何其拙也。陛下天縱睿聖特未思耳而羣臣又莫言徒日夜請內帑。上曰內帑者非取之民民之脂膏非由內帑而竭非取之有司有司之庫藏非由內帑而虛司計者曷不圖之所以萬請而萬不應也。今若爲陛下言致財之由則一檢核之間而姦

弊一無所容足所供需量爲改折則可以應目
下之急清其弊源無使冒破則可以歲損數百
萬卽明入內帑備不時之需亦無不可何必宛
轉其事而坐受其弊哉此清源之大者也

宗祿

盡天下之供輸而不足以待無已之增者宗祿
是也國家之制親王郡王鎮國輔國奉國將軍
鎮國輔國奉國中尉凡八等其祿則萬石二千
石一千石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石以爲差
宗女則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凡五等其祿
則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以爲差在國初
之時藩封雖多而子庶有限姑給之而不以爲

煩且田產之禁例方嚴百業之利澤不及少給之而慮其不足故有不得不然者今按甲辰乙巳間玉牒所載已十六萬位十年產一子量見在者不下四十萬位而藩司難供借軍糧借屯粒猶慮不給况加之以軍旅之事百費具興而不億孫子方有加無已勢必不能供不能供則必召亂俟其亂而後圖之欲加派於民則民之亂愈甚欲開其禁而已之而驕悍之氣已不可

復制矣今多設藩封之地歲與官司爭祿官不得已而應之剝軍削民圖便其一身之事朝除夕遷豈暇它慮哉今天下多故事變之出正無窮已不豫爲此杜非策之上也天下志士私憂竊痛而不敢颺言者以其事重大耳愚以不極言之則其憂不著不極行之則其禍不滅今宗學已開駸駸有登仕版之人功令稍弛四方時有出遊之徒漸置田產或營商賈較之立法初

意漸滅已盡而且三分本色七分析鈔其祿已薄加以扣欠所餘無幾而猶迫于舊禁事多牽阻何不因其俗順其情爲之令曰親郡王給祿如制輔國將軍而下仍受爵而停祿願從文武二途者告之親郡王親郡王命長史教授聞之有司文八黷序武隸武學則各從其服選拔升除一如常制苟老而退倦而已病而不任者聞之親郡王親郡王命長史教授聞之有司歲終

類題復其爵如故其有置產出遊爲四民之業者俱不禁苟有犯科條雖不加刑亦不得槩從寬政使不擾於民而法自不干如此則向秀臯鼎疊見於時分爭囂亂先杜其根而歲省宗祿數百萬令各省合計現發之數藉入於司農以供軍國之需不特足國而且足民夫體祖宗培植之意杜將來無窮之憂開二百五十年久鬱之氣足國家億萬年天府之供一舉而四

善備焉非 人主毅然行之安可得哉嗟乎錯
身可殺而錯計不可待偃而行有漢噬臍千古
之鑒也

驛遞

今天下孰不知驛遞之損上疲下哉然卒不得
以甦者其弊有二欲如立法之始非 特旨不
馳非公差不應則士大夫無異于服商服賈之
人而羈旅之不堪長夫之擾民勢不能已此故
相之覆轍其弊一也欲如近年寬假之議疎其
節目廣其額例明給于縣官而不得暗假於交
知法至善也然撫按之額給有例不能一其權

於始而欲禁其假於後不可得也其弊二也况一而支十一固不足十豈爲法所當更以實數也勘合之外加以私牌鼓吹胥皂無益於使客而實損夫民脂萬不可缺何不量填勘合之中使不得增而仍任其妄求也惜往來之勞故肩民脂以應之猶爲可也旣足其用又使折乾謂之何也然此流弊勢不能禁何也撫按藉口於齋奏士大夫各惜其體貌苟非君相持之莫

任其怨怨不任則法不可行今宜爲之令曰撫按一應齋奏調發差官差弁止用馬牌其所發勘合必監司郡守之公事本省士夫之補官始許填給而於劣處罷歸者量爲停之以示厚薄歲終報部繳其餘者委一司官專督對驗其撫按符驗夫牌等項槩不得行馬牌自四馬二糧之外槩不得應坐馬惜馬等弊槩不得公開循環有不遵者坐以重法法及數十人而天下肅

然矣今天下所設館二驛千三十六遞運所百四十六計歲所省豈止百萬而甦馬甦夫所以寬民者不與焉此非有徵派之苛囂擾之慮剝削不令之譽也徒以士大夫唯便之自圖莫肯窮究耳使士大夫唯便之自圖而欲責武弁之侵下內豎之盜上頑民之抗法姦胥之舞文必不能也故愚以欲理財則必先塞其流流不塞則漏卮也欲塞流必先自士大夫始本不正則

末不端也士大夫律已之外所費於縣官者莫甚於驛遞大不更則小不必問也而又曲爲之體寬爲之例徒以塞無名之假借無益之科求無已之折乾而稍抑罷斥之流以示朝廷勸懲之意儻亦法之平也苟猶藐上而不遵任私以爲恣恩可自己出則謁選上公車者無不乘傳而呼是詐冒也威可自己行則無用之頭踏加倍之夫馬而毫不爲惜是故虐也勢有所可

乘則明知下人之暴取而欲以張已權恐以拂
下情是代爲姦也利有所可藉則以堂堂天
子之命吏而較錙銖於窮驛充囊橐以自喜旣
非常祿又非特予是身爲墨也士大夫縱不體
國亦何忍以不涓之軀而自踏於非義之地哉
亦不思耳

嗚呼理財於今日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夫創業
之時民鮮而法重事變而志不寧民鮮則仰給
者寡今益一人有一人之費三百年之培養其
所益何如哉法重則畫一而易行吏不敢以爲
難民不敢以爲苦事辦而陰益於下者多矣今
吏者所以承上而布下者也一令下先聚而議
其非無必爲之志而有必成之事道所不載也
民安得不愈玩乎事變則常動動則易乘格常

則常靜靜則難搖上修一法曰故然也而民舉
目前之事以爲故然有所利而不知恩有所節
而遂以爲虐子不聞父之事弟不聞兄之事十
年之後不復記十年前之事唯以其便者曰故
然安得不抗上乎志不寧則慮常更故開闢之
初如洪濛之始曰耕則耕曰織則織曰鮮食則
鮮食曰虞工則虞工耳今人有恒業安而不遷
導之以利而益之以勞寧不利也卽之以安而

損其所便寧不安也下以此梗而上何以令下
乎此四者當今之大患也然我聞之聖王亦因
時而已必欲以守成之日而行創業之令則三
王而慕五帝之事必不能也故愚雖迂不敢言
不易行之事不敢言不可卽行之事今之急在
於遼遼可辦遼而內擾不已故言遼屯屯須秋
獲而春夏之餉必取之餽今車牛紛紛外益匱
而內將變矣故言人運不唯省數十萬之金錢

而可平一時之米價倘能小試之而坐收其效者此也然天下有大利萬世有成法置而不講徒欲取給於內帑無論內帑不卽出出而竭何以待之故曰錢法曰屯田曰鹽法曰稅契曰度牒曰榷茶皆修明往憲而一利百利者也曰榷酒曰市舶曰肆稅曰蘆洲皆酌量時宜而可永垂後世者也曰內供曰宗祿曰驛遞皆塞流以固源而救時之大弊者也 君相苟加意焉於

富強何有乎儒者類重仁義而薄富強夫不強則內訌外侮生民流離不富則元氣不振神氣凋索不富於民則勢竭變生資國無地故強國者必先富國強者所以壽民也富者所以足民也壽民足民而卽謂之仁義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雖然仁義有本仁者無私惠故法無間阻義者無不宜故法在必行不一其法令而欲以姑息爲仁調停爲義雖聖人復起不能爲治

